

#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12

王焱 編



YSP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12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第十二册

流水集 四卷 東沼周暉著 …………… 一

狂雲集 乾坤卷 一休宗純著 …………… 三四九

流水集



流水集

序類

送樹上人登五臺拜文殊遂謁土州副使序

河東樹上人將以予告之曰若知大權菩薩因禪那力  
變現於種種之境東平夫自京至于土州水陸千里而遠  
則宜見千百文殊也海多漫文殊之智也海雲擾  
文殊之發也海峯突兀而走陸文殊之獅子也海月嬋  
娟而漏多文殊之入法界而出法界也至若高棧勁櫓  
汝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文殊之初現也上人尚是  
時孰為是文殊孰為非文殊且夫日之光如燭日之狀  
如橘必鈎盤生雪而眇者難見也乳之危必果必未如  
雪必鵝之羽毛曠厚而圍者亦難定其實也上人往

哉行間之拙彼列之副使藤氏賢心居士之今呂吉甫也學通內外識洞古今其必見蒲葉衣之大士於五卷之限者乎韓愈云吾師道也

贈友人詩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飲松烈火息而登崑崙可以觀玉是蓋士之履厄窮艱難之中不失其貞曰明德也予長東山十年遊玉府息書林竊不登粉侍者之位取柔易彥主之嗤凡所與交者无非磊落奇偉之材則使純粹之器出必操袂度必割席雖曰江漢英靈燕趙奇俊兼以如雲其恢乎有莫於湖之旧梓不接跡於其伍隸名於其列也久矣及辛酉之秋遂鄉季子聿歸因問集子多集孫其文章其事業以何或失於勢利之交或撓於艱嶮之苦以故所見交遊隨淪磨滅殊無聞常

以為今之世松其心玉其德而為磊落奇偉剛健純粹  
之材器者元是決也此玉府有某人玉以潔潤其常莫  
能渝其質松以勁堅霜雪不能凋其采而其孝尤長於  
詩章往之有大雅之此夫固抱明遠身四者邪他日必  
於天下有訪璠之譽搜材之名奉趾而可誤也然則與  
彼始而帶路而衰者異日而道也交信錄曰百年之間  
少世之名倘元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明矣之助始  
可言信矣予於上人取之

### 孟假山序

洞庭有山其名曰君記有之曰湘江北流至長陽達  
蜀江夏漳后蜀江漲勢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九七  
百里而君山宛在湖中也為是時遠而望之偶類孟山  
之故劉錫賦之曰遙望洞庭湖水翠白銀盤裏一

青螺黃庭堅亦以為賦青玻璃魚插干峯泚江水清世  
古今而扶來之東有剡亭名曰江之之北有島亭環島  
皆多也湖上多篔簹之竹俗號曰竹生臨四面截亭其  
狀類君山玉府芳苑神臺交之稟清氣於湖山質半中  
而文半外薛彼島在京師數稔干茲欲飯而不可及遂  
取枯木之髻髻於島者載之於瓦盆鋪以白沙且以綠  
水故以尺澤之鯢數十尾蓋慰鄉志也為夫藍崖璣巖  
之趣踰巢魚箔之景不出牖戶坐泛湖之久而上湖之  
島不亦快乎疇日之夕神童以書來求文為序序五返  
而益勤余不得已戲編之曰所謂山者枯木之所像也  
而所謂湖者陶匠之所作之瓦也山與湖皆假也假而  
執之不亦惑乎步則何謂山何謂湖蓋山之台甚鳥乎  
孰名將可所說而安月序半雖步器東之內自其假者

視之湖之大也湖山之高地皆視之孟山亦可也自  
其真者視之孟山之山也孟水之清也皆謂之湖湖水湖  
山不亦可也且審无假而不与物迁其是之視乎由是  
言之孟錫侯堅之玻璃白銀之白其有以乎夫山以者  
仁智之樂童也其隱几而飲之其或有得乎慰鄉志去  
乎哉今之世恒人不知此樂而徒觀嘉山水實必越人  
之翹呼乎可不悲哉少童之傲翫則其必有得矣故為  
之序以志是歲孟永乙巳也

送湖隱上人皈播之舟渡序

夢山少山居乎藍崖躡巖坐則常對雪愛海必海居乎  
翠浪碧濤遠近每既冥妙少山也海也二者宜何如而  
可兼愛哉所每恨者居於山者隔步山之深而海不可  
以見雪居於海者隔步海之闊而山不可以見雪慧

峰湖隱上人播人也一夕已余而曰詰朝將有播之行  
子共一言之余問其由曰身雖浴而多夢夕不播也是  
各他嗜步山多也而問焉曰其雲山乎曰山也其名何  
也曰號船渡又問焉曰山乎號船渡寧其有以乎曰嘗  
有海而通其水枯而不知年矣雖涉彼濤之所槌澗螺  
蚌之所黏緣者迴崖疊嶂之際其跡徃々而在焉至若  
泊自四山而霽暴動洞流漲起溪壑而淡自醫々之夕  
漁歌與樵唱其聲若左耳也由是言之海山之勝可憂  
憂者其惟播之船渡乎且夫按周子太極圖之文有言  
曰洪荒之世常見有山有螺蚌殼又曰螺蚌即水中  
之物下者變而為高然至山而海々而山子何怪也哉  
余辯于言而告之曰有似於山故夢山有似於水故夢  
水涉而上人之言猶夢於夢者也上人其知不難於夢

而愛山水者乎上知其知之乎山是山水是水止人願  
穹於是乎序穹

南遊集序

逍遙遊曰鵬之徙於南海也水擊三千里又曰水之積  
不厚必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羽也無  
力予竊推莊周著書之宏取胸中至大之道者也夫道  
之為體也大而難言故託於鵬而言穹而鵬之為鳥也  
大而難載故托於九千里之剛此而負穹由是言之鵬  
也者道之體也風也水也則載道之器也涉則學其道  
者必先大其器乎癸卯之冬篋谷和甫赴檄之溫泉蓋  
為養病乎於是安居無事不克無感於懷因發詠歌者  
五十篇謂之南遊集北畝干京之日傳以見示且徵予  
以序穹批而讀之山川豁之秀美賢人君子之遺跡谷

禽獸魚之怪者無不含有蘊於其中也而其波瀾之汪洋者負大舟之水耶其白格之儻整者負大舟之風耶而其所詠歌者曾中至大之道耶然則和甫之南遊則道遙遊之謂耶昔者眉山之蘓與同舟而適楚舟中無事有所作文詩凡一百篇編之謂之南行集以附江陵故事則和甫之所作南遊集其亦為江山之故事乎哉

中故序

### 送和甫東行序

踰閩山而東皆湖水之境而其水也汗之而湛油之而澁而委折演注至於北郡則波盪濤盪駭故其清氣之所鍾神氣之所感索於山玉可攻涉於園瓜可食至多滑唇之鳥細鱗之魚其產亦珍奇也而吾嘗怪其土之生人稟是氣而能文章者希且少矣余友和甫公者

家本東川也為新氏守道瑤莊夢光退居而結廬以采  
在湖川數十有年終則移公而謂之湖人實亦可乎其  
所摘之藻往々本乎清氣浮俗非其所尚也而觀公之  
知公之所涵養矣夫春浦夕烟靄々四起此其溫厚也  
夏潦雷咆滄溟拍天此其豪邁也秋蒨橫月平沙渺渺  
此其冲澹也冬冰封流蟄茲蟄屈此其雄深也陶情寫  
景咸得其妙由是言之湖水秀潤之氣之所鍾殆於公  
之文而待於公之身歟嗚呼余者公之同鄉也文氣疎  
宕下筆令人嗤湖之氣拙私於公之詞而慳於余之筆  
矣昔者虞集贈南昌劉應文序云江西之境其山奇秀  
而水清瀉又云昂江西論之王曾豈非其人乎夫江西  
之山水以彼二君子之文而增重於千載者歟今也余  
之拙不文而公之拙文則湖之慙也湖之偏也公詰朝

將來為我謝湖日，假借其溫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矣。  
送栢隱上人皈相陽序

相陽戰國也，道之則山有篋根之嶮，水有天鈔之阻，鋒鏑堅利，外患不侵。雖然，比年大臣為叛，國勢危殆，如擎盤水，必扶側車，喘之曾慄，曾乘是時，夾水環山，篋竹荒茅之野，則狂猾窺隙，以肆劫奪，牧奪人之過，亦西列有不亦痛乎？癸卯，蜡月，玉府栢隱上人歷道於斯，將發之先，一日微弔以贈言，弔於上人也。厚當行乎，可無言乎？因言達中善為之意，以為上人之贈。夫古之人送客，詩云：達橋頭，下馬過，夜莫行舟。又云：入柿野，店休安枕，踏入壘，閑穩跨，是皆非君子人之保重其友之言。欲上人之行橋，曾而不馬，隨松其嶮，半夜曾而不舟，天亦其阻乎？野曾而不枕，狂猾其窺乎？上人其慎乎哉！

仲尼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云者今臨其言也  
雖告之其志每益於上人乎行其言止是而已

送克祿鄉行文紀公歸南園序

紀氏世居南原自公已上皆為國縣之神職官至克祿  
大夫者累有留公之先君諱宗傑號大賢居士每書  
不讀其要以資和歌天子嘗有詔采其歌辭者凡百餘  
篇是以又作大官有若干時每有禁林宴遊遠預之  
雖少居士不慕榮利不好紛兄退居南原曾所居有梅  
數百株竹數千莖榜軒之顏曰梅并居士隱居而宴曾  
所謂效山陰之種竹者曰并隱擬孤山之詠梅者曰梅隱  
者歟曩斯書籍數多軸插於架堆於案居士誦讀而  
樂曾所謂李氏藏書者稱之序岳山房陸子作記者稱  
之南原書藏者歎於是引二三酒徒琴侶居士宴娛而

醉曾所習醉吟先生之雪朝月夕好交者相逢六一居士之山肴野蔌雜於而前陳者歎吁居士朝之則以宏才與季擢身於雪霄之上野之則以優遊自得栖情於山水之間晏如淡必以此自矜不亦賢哉今先祿歸行文紀公其宗子也裕蓋之名揚于家邦茲春歆先於上園殿前賦歌三章其世配之山邊之赤人柿下之人凡未必多讓其達矣人命曰不墜世家之儒風于時聖主賜寶劍之櫛具者一雙賞雪室一時之盛事也因甚何南將飯其旧梓而甘其寂寬荒寒之憂是亦急流之勇退而繼先君之志緒也夫梅亭竹園出於琴浦暮煙之上而中有詩書絃誦者足其公之房平茅茅其鞋竹其杖逝以向之群公有惜別之什予亦序而贈雪

送其公上人遊四州五卷序